

2021年7月26日 星期一 主编 杨莉 责编 叶红 版式 罗梅 校对 廖焱炜

师说

# 谭继和：难忘恩师缪钺教导 做学问“要进铜山自己开矿”

白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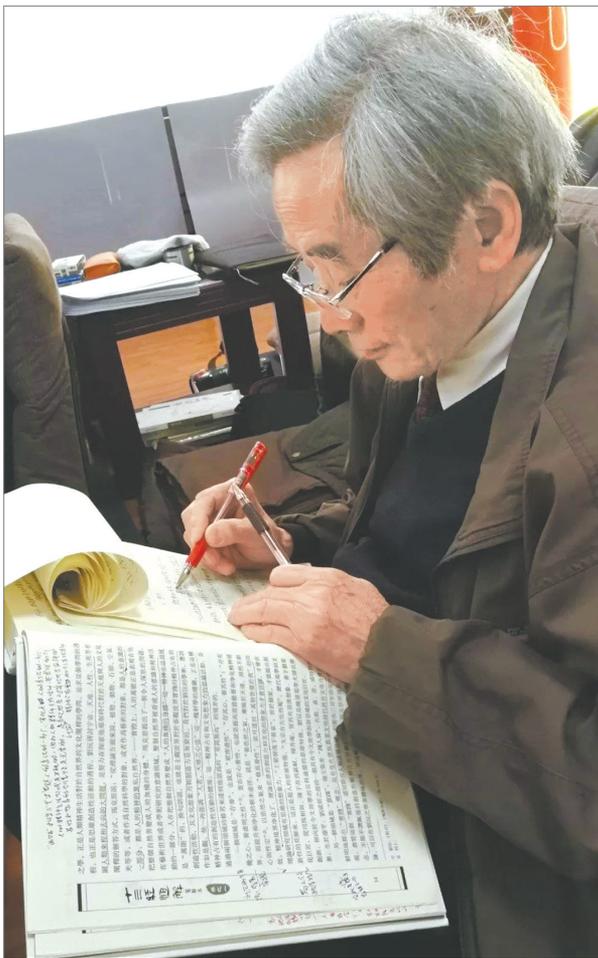
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者也。一个人在生命中遇到良师，何其幸也！谭继和感叹，他能够走上历史专业研究的道路，在自己喜爱的精神天地徜徉，要归功于多位恩师的栽培。

受用一生的启蒙教育 让他接触和喜欢佛学禅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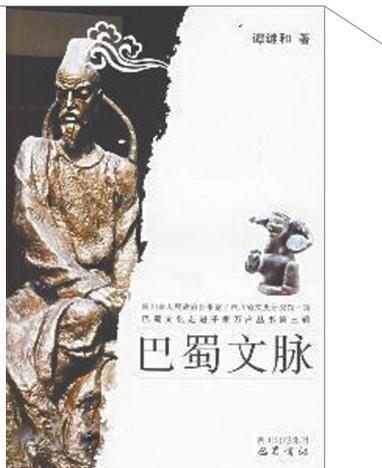
刚进初中的谭继和，由于没弄明白历史课考试情况，把练习册当试卷交上去，被老师判了0分，这深深刺激了他，“我下决心一定要把历史学好。”在煤油灯下，他从头到尾把历史书背下来，再考试就得到了100分，之后历史成绩一直非常好。他至今深深怀念中学时代有一位叫杨谨伯的老师，杨老师毕业于重庆大学中文系，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开县教书。正是在杨老师的指点下，谭继和开始阅读《史记》，对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。

1957年，未满17岁的谭继和考入川大历史系。当时川大文科有从华西协合大学合并来的师资，阵容很强大。历史系主任是一级教授、王国维弟子徐中舒先生。与此同时，蒙文通、缪钺、冯汉骥、胡汉民、顾学稼等历史名家也都在给学生上课。蒙文通给学生讲宋史，又不局限于宋史，还顺便讲经学、蜀学等。

“他很喜欢学生，他家住在水井街（水井坊），我们晚上爱去他家，随便问个问题，他就会天南海北地谈很多。正所谓，小叩则小鸣，大叩则大鸣，现在想起来真是一种享受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带我们到昭觉寺拜访，与慈青谈论佛学‘唯识’，意气风发，这是我接触和喜欢，到后来有机会研究佛学禅学的开端。蒙文通先生对我的启蒙，让我受用一生。”谭继和说。



工作中的谭继和。



《巴蜀文脉》



《仙源故乡》

学习传统文化要回溯到先秦 那里有着元气淋漓的活泼精神

1962年，谭继和考取徐中舒先生的先秦史专业副博士研究生。同时还有两位同学考取徐先生的古文字学研究生。但两个专业上的课程完全一样。先秦史、先秦史料、古文字学三门课，由徐先生亲自讲授。徐先生对音韵学也十分精通，但他很谦虚，专门请了中文系音韵学教授甄尚灵先生为弟子们讲课。课是在徐、甄两位先生家里上的。

训诂学则是到中文系听张永言先生讲课，中国哲学则是听哲学系邱坤、彭楚石两位名师教课。正是这些最基础的课程，奠定了谭继和关于古典文献的考据、训诂和义理三个层次的学术基础，成为他后来研究文化学的思维方式和知识运用的范式。谭继和至今保留着徐中舒上课时的先秦史笔记，常常翻阅，自觉启发心智，受用不尽。

多年以后，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，谭继和特别强调他在徐先生的带领下，对先秦史进行的系统学习。“我这一辈子受惠最大的是跟着徐老师学了先秦史。先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所在。在那里，有着

中国人元气淋漓的活泼精神。可以说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魂都在先秦。学好先秦史，至关重要。现在我们提倡继承中国传统文化，传承老祖宗创造文化的薪火，就需要首先对传统文化溯源，要溯得更深，溯到源头去，源头就在先秦文化。因此，要学好中国历史，一



谭继和将毕生所学与成果回报社会。

定要从中国文化源头开始学起。”

谭继和特别提到，在读研究生期间，他系统研读了《左传》，并作了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的对比研究。由徐中舒每月检查一次心得笔记，直到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对比完成。《左传》是阐述和解读《春秋》史例的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，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，既是史学经典，也是文学佳作。“如果想要读懂《左传》，一定要先把各种注疏，各种版本，以及相关典籍都读透了。此外，围绕《左传》，他还读十三经、诸子百家以及各派疏证。正因为这段时间读书打下的基础，才成为后来谭继和从事研究受用不尽的源泉。

现在有一些作家已经意识到，要成为学者型作家，需从《左传》中学习汉语写作。在谭继和看来，这真是找对了。“《左传》里有很多词，至今还活着。《左传》的文体简约大气、修辞精准，是现代汉语作家学习的典范。如果说，直接看《左传》有点困难的话，那至少可以看看《古文观止》，里面选了《左传》很多段落。”

前辈恩师是文史哲的通儒 他们做学问以小见大

1960年代，历史学家缪钺在川大教学生魏晋南北朝史，谭继和是课代表。回想起这位恩师，谭继和说，“缪老师历史和文学都很强，他教我们魏晋玄学，讲了很多文学作品。有时候讲着讲着，非常投入，忘情之中，他还在课堂上吟诵起魏晋诗歌来了。诗词吟诵是一门学问，他吟诵的诗词内容我记得，但是吟诵的艺术，我没有学会。”

不管是徐中舒，还是蒙文通、缪钺、任乃强等先生，让谭继和感慨的是，那些老师都是文史哲的通儒，知识广博。而不像现在学科分工过细，研究唐代的说到清代就不敢说话，而清史专家又对宋代研究不敢侈言。“学术分工，是有必要的。做论文从小角度，也是应该的。但是要真正做到‘以小见大’‘小题大做’，那才是大学问。当年那些老先生学问做到了《易经》讲的‘会通’二字。他们既有专学，又有通学，能做到广博、汇通、简约、精要，一个点都能延伸很多知识和信息。他们往往又专又通，既是断代史专家，又是通史专家。这是很值得当代学者思考和学习的。”

谭继和还提到，当时那些学问大家都过着清贫、朴素的生活，精神世界却很丰盛。从多位名师那里，谭继和除了读书有方、知识精进之外，做学问写文章的能力也大有长进。徐中舒先生教会谭继和，写文章一定要写独到见解，没有独创干脆就不要写。“写出的文章一定要放几年，别人写不出，自己才拿出来。缪钺先生一再谆谆告诫我们，做学问要学习顾炎武，绝不在学术市场上‘卖卖旧铜钱’，要进铜山自己开矿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陈颖